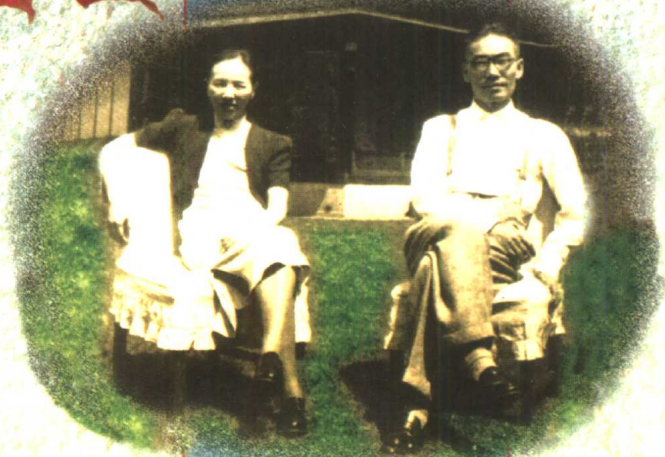


● 王炳根 著

世纪情缘

冰心与吴文藻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世纪情缘

冰心与吴文藻

王炳根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宇民

装帧设计 孟献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情缘·冰心与吴文藻/王炳根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9.10

(名人伉俪丛书)

ISBN 7-212-01740-X

I. 世… II. 王… III. ①冰心-生平事迹②吴文藻-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649 号

世纪情缘·冰心与吴文藻

王炳根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24 千 插图:52 幅

版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740-X/G·254

定价:18.00 元

印数:00001—05000 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K825.6

6.4-4

提 要

● 他俩一位是蜚声文坛的才女，以她优美而温馨的《寄小读者》滋养了几代小读者的心灵；一位是享誉学界的巨子，以他毕生执著而渊博的学识建构了中国化社会学体系。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携手扶掖，互慰互勉，相濡以沫，无论是明净的秋月，抑或是荆棘遍地，他们生死相依，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之音，彼此守望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

责任编辑/杜宇民 装帧设计/于孟献辉

ISBN 7-212-01740-X



ISBN7 - 212 - 01740 - X/G · 254

定价: 18.00 元

9 787212 017408 >

目 录

一	相识“杰克逊总统”号	1
二	威尔斯利与达特默思	14
三	青山沙穰疗养院	25
四	汉诺威与清华园中的吴文藻	33
五	重返威尔斯利	40
六	绮色佳之恋	49
七	两地学业与情思	55
八	冰心留美之作	65
九	吴文藻的《求婚书》	68
十	燕园 Faculty Baby	77
十一	大西洋的回应	87
十二	临湖轩的婚礼	91

十 三	“社会学中国化”	97
十 四	家庭中的吴文藻与冰心	119
十 五	冰心的活动与创作的变化	125
十 六	西行绥远	135
十 七	欧美远游	141
十 八	最后的北平	150
十 九	向昆明	156
二 十	吴文藻与“魁阁”	160
二十一	呈贡“默庐”	164
二十二	重庆的“忙”与“挤”	168
二十三	心系社会学	176
二十四	关于女人	183
二十五	贞静立山头	193
二十六	印度与美国之行	205
二十七	战后去向	211
二十八	以爱缔结和平	219
二十九	社会学家的观察	226
三 十	女参政员回国	231
三十一	青山墓地的樱花	236

三十二	新生活的召唤	241
三十三	新的感觉与新的学习	249
三十四	共和国的使者	260
三十五	国内的活动	269
三十六	为新中国的孩子写作	277
三十七	反右风浪	282
三十八	“文革”岁月	296
三十九	在湖北“五七”干校	306
四十	回北京的日子	311
四十一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321
四十二	吴文藻晚年的学术	338
四十三	吴文藻远行	348
后 记		355



一 相识“杰克逊总统”号

8月17日的下午，杰克逊号邮船无数的窗眼里，飞出五色飘扬的纸带，远远地抛在岸上，任凭送别的人牵住的时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飞扬而凄惻！

痴绝的无数的送别者，在最远的江岸，仅仅牵着这终于断绝的纸条儿，放这庞然大物，载着最重的离愁，飘然西去！^①

这是冰心在三天之后，在日本神户，记下的1923年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离开上海黄浦码头时的情景。

此后，许多人写过这一离别时的情景。因为，它太值得书写了，因为，这条美国的邮船一下子载去了一批中国的精英：顾一樵、梁实秋、许地山、孙立人……再就是本书的传主：吴文藻、谢冰心。他们对日后中国的文学、文化、教育、思想以至历史与心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非常的影响。他们和他们的研究者、他们的传记作家，显然都不会忘记或忽略这一历史性的启航。

船上的精英大多来自清华。1923年的清华学堂仍然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Training School)，高等科毕业生全部“放洋”，送到美国

留学，完成最后的学业。清华的学生往往是一届一届、一个班一个班的结伴“放洋”，且又多为男性，血气方刚。因而，当他们三五成群地进入学校为之订好的头等船舱时，当汽笛长鸣即将离岸那一刻，尽管也有离愁别绪，但更多的则可能是激动，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冰心则不然。整个杰克逊总统号邮船上，她自己熟悉的只有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陶玲两人，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冰心从未离开过那个温暖的家，离开过她至爱的父亲母亲，离开过她亲爱的三个小弟弟。这一回，不仅是远离，而且是“抱病远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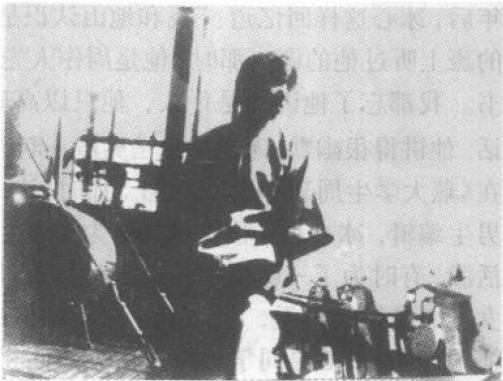
应该说，冰心自小生活在一个极为优裕且又民主的家庭。她生于20世纪的第一年，即1900年10月5日。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此后的中华大地风雨飘摇，国破山河碎。但冰心生于忧患却长于安宁，她的父亲谢葆璋以他坚强的军人之躯，呵护着他的家庭，尽可能少受外来风雨的侵扰，同时，谢父虽为行伍出身，由于自小受到他父亲（谢銓恩）的好友严复、林纾等人的影响，从军后又曾远涉英伦，很早就有了民主维新的思想，因而，无论是在山东烟台晚清的海军学校（时，谢葆璋任钦命海军学校校长），或是在故乡福州的南后街杨桥巷，还是在北平铁狮子胡同之侧的中剪子巷14号三合院内（时，谢葆璋任中华民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直至海军次长），谢家都充满着亲情、民主、活泼与友爱，这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是极为罕见的。冰心，原名谢婉莹，1919年9月18日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时才用“冰心”这一名字，而在家里，父亲母亲唤她为“莹官”，弟弟们则亲切地叫她“莹哥”，从上贝满女子中学到协和女子大学直至进入燕京大学，无论远近，冰心从不住校，父亲谢葆璋包下的那辆“洋车”，每日准时将她送至学校，风雨无阻，所以，当谢婉莹与她的弟弟们围着冬日的炉火，咏读泰戈尔《迷途之鸟》（Stray Birds）时，便很自然地记下了这样的诗句：“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母亲呵/我的头发/披在你的膝上/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

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②

因而,1923年的冰心,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冰心,以《两个家庭》等一系列“问题小说”、以《繁星》与《春水》等现代小诗、以《笑》等现代美文在中国新文学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冰心,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也可说是当时名盖京华的冰心,但当她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船时,则是一个恋家的孩子,一个思乡的少女,从那帧侧坐于行驶中的邮船愁望渐次远去故乡的照片上,可以透视出些许那时她的离别的愁情:“八月十八夜,正是双星渡河之夕。晚餐后独倚阑旁,凉风吹衣。银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远远听得楼阑下人声笑语,忽然感到家乡渐远。繁星闪烁着,海波吟啸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怅。”当船驶入日本神户的海岸,面对灿然的灯火,热闹的码头,冰心不曾上岸,“舟中寂然,今夜没有海潮音,静极心绪忽起:‘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里……’”^③,一时落下泪来,字也就写不下去。有一回船遇大风,许多人都晕眩,有的呕吐,有的挟上铺盖进到底舱里去,只有冰心,为了体验对父亲的爱,一人独自上到船的最高层,面对高竖的烟囱和桅樯,抱膝而坐,任风浪的吹打,任船的颠簸,尔后写信告诉父亲:“我已经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实是父亲的女儿。”^④

这就是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船上的冰心,虽是很有个性的表现,她的心绪开始却不被人知晓,尽管许地山在船上随时呵护着关心着冰心,但冰心总以师长尊之。

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华生,生于台湾,



冰心在杰克逊总统号上回望祖国

1895年因日军侵台，举家迁回大陆，落籍福建漳州。1897年后随父在广州等地上学，辛亥革命后，家道趋贫，许地山回漳州任教，期间还赴缅甸任教，与台中巨商林季商之妹林月森订婚。1917年秋，入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次年与林月森结婚。两年之后，许地山燕京毕业，留校当周作人先生的助教，而林月森就在许地山接其去京的路上患病，客死沪上，留下一岁多的小女。爱妻猝逝，许地山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回京之后，再入燕京大学神学院学习。许地山在燕京时，不仅他的长相很有特点（梁实秋作过如许的描写：“许先生的仪表又颇不凡，蓬松的头发，凸出的大眼睛，一小撮山羊胡子，八字脚，未开言先格格的笑。和他接近之后，发觉他为人敦厚，富热情与想像，是极有风趣的，有许多小动作特别令人发噱。”^⑤），而且学识渊博，热情待人，喜欢组织各种活动。五四运动中，他被选为学生代表，亲身参加了5月4日的示威游行，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此后又与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冰心就是由许地山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

冰心生于福建福州，祖籍福建长乐，从地缘上说，与许地山有种乡亲的关系。冰心于1920年由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时进入燕大，在课堂上认识这位大她7岁的“乡长老师”。将近70年后，冰心这样回忆道：“我和地山认识是1922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助教，有时替他讲讲课。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⑥他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辑会上，那时，许地山、瞿世英、熊西佛等为男生编辑，冰心和一位陈姓同学为女生编辑，这种课外的活动，很活泼，有时为了一篇稿件、一个字争论不休，冰心说，每当这时，陈女士总是微笑不语，她由于小时候和男孩子——堂兄表弟们打闹惯了，现在面对男同学同样不退让，有一次为一个“象”字要不要加上“立人旁”，许地山还引经据典教训了她一通，这倒使得他们的关

系更为和谐。

不知道冰心是没有感觉到还是有意回避，据说，当时许地山一度暗暗地爱恋上了她。自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甚至可能是一次未加表白的恋爱，尽管冰心对许地山也很有好感，但冰心曾经有言在先，一不嫁军人，二不嫁文艺同人。所以，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船上，无论是阑前观海，眺望那无尽的粼粼微波，眺望那自浅红至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漾开的碧海落日，还是甲板上的散步、集会、玩抛沙袋等游戏，许地山常常出现在冰心的身边，但冰心总是将他作为师长对待，也不曾单独与之诉说自己心里的愁苦。倒是一次由于许地山找人的差错，“阴错阳差”地导出了冰心日后的爱情。

于是，吴文藻出现了。

吴文藻的出现纯属偶然。那日，杰克逊总统号驶离东京，进入近太平洋，已近秋日的海面，平静如镜，蓝极绿极，舟如行于冰上，凉风习习，一等舱的甲板上，三五成群的人或眺望海景，或玩着套圈子、抛沙袋的游戏。这一切都令冰心想起童年，想起烟台停靠在芝罘海湾的军舰，那军舰上的水兵，她是何等的无忧无虑地与水兵戏嬉打闹！父亲总把她作为男孩看待，还让母亲特意缝制了一套小水兵的制服，每上舰艇总爱穿在她身上。眼前海依存，船却不是昔日的船了，父亲不在，母亲不在，想起这些，愁绪又生了出来。冰心又想起临行前收到先她去美国留学的贝满中学同学吴撙梅的信，说她的弟弟吴卓也是这一届清华的毕业生，可能同船出国，希望冰心能给予关照。虽然燕京大学男女已经同校，但直接到清华男同学的船舱中去找人，冰心觉得还是不便，那时，许地山也在甲板上，冰心只得求助于他了。

许地山自是乐意，颤颤悠悠地很快便将吴先生找来。吴先生来到甲板时，冰心与陶玲等人正在抛沙袋，冰心说，一块玩吧，看谁抛得远，冰心看看人多，分了两个组，吴先生自然和她分在一组，抛过

沙袋，便又都靠在阑傍，望着海面风景，冰心就像大姐姐关心小弟弟般问起吴先生，晚上睡得可好？晕不晕船？说，你姐姐写信，说你也乘这班船出国，方知你在船上……冰心快人快语，吴先生只是讷讷地点头，但当他听到姐姐写信之事，便觉十分诧异，吴先生说，家姐识字不多，她怎么可能给你写信？这回让冰心感到奇怪了，你姐不是在美国？还是我贝满的同学呢！你是不是叫吴卓？吴先生这回才恍然大悟，并觉得有些尴尬，吴先生说，他不是吴卓，叫吴文藻，吴卓是他的同班同学。冰心这才知道是许地山找错人了，此吴先生非彼吴先生也。吴文藻说，他这就回去叫吴卓来，冰心却挽留了这位吴先生，说，继续抛沙袋吧！

玩了一阵，又累了，海面平缓，波光粼粼，冰心的情绪挺好，又靠阑说话，吴文藻就在她的身边，这位高挑个儿的青年，看上去挺清秀，听口音为吴依越语，冰心便知他是江浙人了（冰心4岁前，曾随父在上海住过3年），便问了一些这回出洋入哪个学校、学哪个专业？吴文藻说，他上一届的同学潘光旦推荐他入 Dartmouth College（达特默思学院）学社会学，之后，吴文藻也问冰心相似的问题，冰心说，自然是想学文学的，准备选修一些研究英国19世纪诗人的课，吴文藻虽不学文学，但却是一位“书虫”，清华学生组织的许多活动，他很少参加，有时间就读书，当冰心讲到研究英国诗人时，他便举出了几本英美重要的研究拜伦与雪莱的专著，问是否读过？这一问，可真把这位当时文名大噪的冰心给难住了，冰心写诗多凭灵气和悟性，开始倒真是没有下功夫钻研理论专著，但冰心还是很坦然回答说，那些书都没有读过。没有想到冰心的坦然引起了吴文藻的惊讶，吴说，这么重要的书你都没有看过？并劝说她，这次出洋，可要多读些书，“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吴文藻说此话，没有想到深深地刺伤了冰心的心，同时，更没想到，他给冰心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

63年之后，冰心记下了当时的心情：

我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⑦

那时，确实少有人会这样直接地“教训”大名鼎鼎的冰心女士。在燕大校园，在想和她认识的人的周围，冰心女士常常被人称为“天才”、“女界的骄傲”、“学校的骄傲”、“久仰大名”等等，对于这些客套话，冰心都习惯了，一笑，并不放在心上，吴文藻的出现，无疑是很有个性的，既无客套更无恭维，说了些逆耳的话，都有些下不了台，好在许地山等人来邀，也就岔了过去。

杰克逊总统号继续航行。

梁实秋出现了。

梁实秋（1903—1987），祖籍浙江钱塘，生于北京，1915年秋与吴卓、梅贻宝、安绍芸一同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与吴文藻同班同学。中国大陆对梁实秋的了解，大多始于30年代他与鲁迅先生“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那场争论，由于鲁迅先生在争论中使用了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这篇著名的杂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又收入中学的课本，所以，梁实秋最初差不多是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大陆学童的心中。又由于毛泽东在那篇重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批判了梁实秋文艺阶级性的观点，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中共中央权威机构为梁实秋作了一个注释，注释曰：“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成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53个字中，连续

三个反革命，梁实秋也就以这种形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与文化的舞台。直到 80 年代末，新版的《毛泽东选集》才改写了这一条注释，回到了客观和公正的立场。但此时的梁实秋先生已驾鹤西去了。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梁实秋于 30 年代与鲁迅的争论，其实是由他的学识与性格决定的，作为学贯中西、后来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主编过《远东英汉大词典》的梁实秋，尽管那时的名气并不很大，但对于鲁迅一些译作（甚至鲁迅自己也并不满意，如对卢那察尔斯基所著的《文艺与批评》一书的翻译），自然会有所批评，继而展开争论。实际上，那一次对鲁迅先生的批评在梁实秋的文学生涯中，并非是第一次，还是他在清华读书时，便有过几次血气方刚式的“四面出击”。

最先“出击”的是俞平伯、周作人的诗歌观念，那时，梁实秋还是清华高等科的学生，与比他高两级的闻一多等人组织了一个“清华文学社”，1922 年 2 月，俞平伯在《诗》的创刊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梁实秋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连续 3 天在《晨报副刊》上撰文批评，并把为俞平伯申辩的周作人也拉来批了一通。3 月，俞平伯与康白清分别出版了诗集《冬夜》和《草儿》，获得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人的好评，闻一多和梁实秋对此颇有不同的看法，先是闻一多写了《冬夜评论》，继而梁实秋写了《草儿评论》，由于这两篇文章均未公开发表，梁实秋于这年的 8 月，将《冬夜草儿评论》合为一书，由他父亲出钱，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由琉璃厂公记印书局出版。

此后便是介入徐志摩与创造社诸君的论辩。1922 年 7 月，梁实秋送母亲回杭州外婆家，路经上海，特地前往哈同路民厚南里拜访了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等，梁实秋之所以主动拜访创造社，其原因首先在于郭沫若曾对他的《草儿评论》有过赞赏，同时，也和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有所共鸣。拜访之后，梁实秋多次在创造

社的刊物上发表诗文。因而，当徐志摩对郭沫若的《重过旧居》以“假诗”提出批评，在创造社的诸君中引起论争，就在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梁实秋来了，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双方的论辩都作了直率的批评，成为一时的话题。

而当1923年文学研究会出版了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冰心的诗集《繁星》和《春水》，对这三本诗集，梁实秋一一检出。对《飞鸟集》，他对郑振铎译诗的态度、做法及翻译中的错误直言不讳，而对冰心的《繁星》与《春水》所展开的批评，在当时的一片赞扬声中，显得尖刻而清高。虽然梁实秋也承认：“冰心女士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是她的天才似乎限于小说一方面。”而她的诗《繁星》与《春水》“比她自己的小说逊色多了，比起当代的诗家，也不免要退避三舍。”梁实秋归纳了冰心的小说与诗长短的原故：“（一）表现力强而想像力弱；（二）散文优而韵文技术拙；（三）理智富而感情分子薄。”之后，专门就冰心诗中的感情作文章：“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读她的诗“得不到同情与慰安，只有冷森森的战栗。”他说：“我总觉得没有感情的不是诗，不富感情的不是好诗，没有感情的不是人，不富感情的不是诗人，‘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根据他的分析，梁实秋断言：“《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终不能登大雅之堂。”最后，梁实秋不仅是批评了冰心的诗，而且将当时由《繁星》与《春水》引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独特的“小诗运动”也连带批评了一通，说：“《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⑧这一下，将化鲁（胡愈之）、周作人、赵景深、宗白华等尽纳其中了。

梁实秋的这篇文章，写于1923年7月7日的午后，发表在7月29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12号上。冰心是8月5日抵达上海，作出国留学的准备，在上海等船的日子，当已读到梁实秋的批评文章。因而，当许地山在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向冰心介绍梁实秋时，冰心的态度较为冷淡，彼此寒暄一阵，问过各自赴美学些什么

之外，便就无话可说了。后来，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写道：“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容易令人亲近的人，冷冰冰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这个最初的印象，可能就是这次在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

杰克逊总统号邮船继续在太平洋航行，开始几天的新鲜感过去了，该玩的已经玩过，该会的朋友也又会过，船上的生活显得单调起来。于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要留下印迹的《海啸》诞生了。梁实秋后来回忆当时情形说：“除了一上船就一头倒在床上尝天旋地转晕船滋味的人以外，能在颠簸之中言笑自若的人总想一些营生。于是爱好文学的人就自然地聚集在一起，三五个人在客厅里围绕着壁炉中那堆人工制造的熊熊炉火，海阔天空的闲聊起来。不知是谁提议，要出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内容是创作与翻译并蓄，篇幅以十张稿纸为限，密密麻麻的用小字誊录。报名定为《海啸》，刊头是我仿张海若的《手摹拓片体》涂成隶书‘海啸’二字，下面剪帖杰克逊总统号专用信笺角上的轮船图形。”^⑨

船上出版刊物，自然离不开冰心，梁实秋总是活跃分子，见到冰心，这回先就那篇过于严厉批评《繁星》、《春水》的文章，作了一点道歉，原来冰心却是豁达，说自己写的东西别人怎么批评是不在意的，梁实秋也就主动地向冰心约稿，希望共同来办《海啸》。冰心自是乐意，于是，在每一期的《海啸》上都出现了“冰心女士”的名字。《惆怅》、《纸船——寄母亲》、《乡愁——示 HH 女士》最初便是发表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船的壁报上：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